



10424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記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群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

卷之十六

乙

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其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爲學也蓋太史公受

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侍
從帷幄輔道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
然所陳說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
厚矣及致其事而居干家以開淑來者爲志雖其之
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
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其雖非其人不足以
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
年矣其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
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
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
不知爲學者也其既幸知之矣倘或有得乎天而見
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
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
污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
世之富貴爲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
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溺利欲爲深耻世俗
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焉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
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

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漸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瀕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已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作周孔子顏孟之所學者沛乎着皆在我而無虧斂之于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爲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畝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

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脩舉遺業以裕其家如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爲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爲壽閭里莫不歎息謂王氏爲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孝親之志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爲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貨音

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觀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爲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爲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况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

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貴
欲奉而無由故富貴之爲憾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
而二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
脆以爲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爲樂乎予
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爲可常雖在膝下而不
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
以徃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
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
恐其不知爲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
其尚以予爲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脩身慎行以
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羨而四方之人
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其室曰此王氏養親之堂
也斯爲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
脩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英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
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尚安足爲文俊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
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爲節見者
以爲李白猶在人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
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

其甚似
極本兒

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爲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爲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爲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爲月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答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爲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寓於世貴賤脩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况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爲喜蝕而不以爲戚故長存者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過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爲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徃徃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酤營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

鱉之類於食物爲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鼃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飶飽亡其身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醜食者資之以解其飶貴而八珍九鼎之筵賤而橡茹藿歆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旣不爲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爲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韭薤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菘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味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薦論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爲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爲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已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

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况於菜也哉。

存養齋記

寧海某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某爲記以告曰：惟天以二氣敷施五行，寔顯赫徽命，播生萬彙，承命之中，凝氣之醇，亾惟人。醇匪均，漓厥中。若酌之在醯，錙若臬之漸塗泥。若玉之墮汗壤，唯衆人厥精厥

懿生則具全知攸知罔或迪，行攸行罔或勉。惟聖人衆人視聖人成，勛盛德魏乎天，運煥乎日，臨謂莫敢擬稽于初，廼無殊。惟心宰身微而靈虛，而神囿覆載靡或遺。酬酢群動靡或窒，聖有之衆人亦有茲。惟命在心爲性爲道之原爲善之會爲人物之分。聖匪加多衆人匪有虧，其不胥爲聖。在氣勝厥中，其能勝氣復其天。在學知要人授人以器受而失墜，毀缺則怒則怨。唯受有辜，矧天授命于人心擴而闢之，昭明配天以君則臣職卑，以父則子職順。祇昆協弟睦于家邦，陶于四海乃或弗念顯余從乃心，戕乃性如縱奔。

馬弗思其復如闕川水折榮木弗遂其達是用獲戾于天用自絕於聖以自沉溺於庸喆之歸惟志士懲其愆克自敬畏匪聞斯聞匪覲斯覲祇祇栗栗馭馬以朽綆莫喻其危奉琮璧而履峻坂莫喻其慎如對上帝師保莫敢少肆自逸以存其心充厥形而極其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類視私欲爲蠱螟俾無害其嘉穀視芬華爲陷阱惟懼其或顛覆開其天明徹其妄昏善端之長理義爲養外誘之侵俾莫能尋不猷弘訓充塞天地寧謐群物咸出自茲是謂克事天是謂大飭其躬以式邇乎聖唯學之要莫尚斯相恒

卷之十六

九

人罔迪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毀厥性權詐是習利欲是嗜卒劉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養背聖自怡其道以隳惟其甫尚鑑于茲則遵聖人之軌務學之要于以事天以脩其身以淑乎人恒人疇若茲於乎思厥名以無怠于成世良鮮哉

南齋記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爾汝爲未足而呼其名以相名爲未足而加以醜汗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爲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爲泛而曲爲之辭長之則曰

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爲之號。或因其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強之使出於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爲不如是。不足致其尊慕之心。而君子之貴於恒人者。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之爲貴。而况其細者乎。世俗不之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爲君子。靳而不知。苟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爲公卿。與號之爲先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

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公卿不足爲之重。吾以是知德爲衆人所推者。過乎位。爲衆人所貴者。甚遠也。臨海陳先生。行脩乎家。學信于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迹。先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爲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滯叟。世之所尚。以爲貴者。印組以爲華。祿賜以爲豐。崇顯之位。以爲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敢姓之。而擇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

哉知其無待於外而猶強爲之號以加其身宜乎先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爲公卿沒喻爲犬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常輕此而重彼乃爲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先生字德良名某南齋在臨海之城中共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爲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即從其卧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飢忘食而渴忘飲固其宜也今子廼屢躋吾門以言爲請而不知厭是豈真懶也耶且便予亦以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爲

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
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
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怠也。小而萬物之生。
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
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况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
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
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
而子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
守。夸者之馳驟。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
外。後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
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爲得耶。道家之
說。貴無爲而主靜。夫無爲而靜。與懶相近。而非懶之
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爲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
予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爲記。用隱世寧海
人。其先有仕吳。越爲光祿大夫者。至今爲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絕俗之智。懸
河決峽之辯。爲當時所推。既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爲
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爲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
默菴。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爲斯號也。不亦異

平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能言也故教令不宜于家則親愛踈詞命不脩工鄉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成禮居乎朝廷爲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計和人民爲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先生爲人師以教民善俗爲職業封域之內有細行之遺片言之悖先生耻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而笑曰是知默之爲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爲言也子嘗見夫萬仞之淵乎方其靜也沉翕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

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旦決而爲川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汨汨如溪潢澗潦之爲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爲貴而發於不得不言之爲美道克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辨不得已而後辨則其辨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之言皆爲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予子貢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辨者未必能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

義理精矣知夫無益之辨之不足務蓋將即顏子而師之而今而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爲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爲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生之默烏知非言之至者乎一三子何患焉於是疑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置之屋壁以祛弟子之惑

靜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于左右公退則歛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子

卷之十六

十四

言夫靜之爲學者于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老生遊于市脩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闐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爲人言所遇馬幾蹠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爲誰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爲道以行行凡幾異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畢應者以其靜耳使

人持而搖之與破鬲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以不靜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悅目而娛耳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竅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箴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偽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爲是躡與遊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號淳古異人才士必有隱于市者郝君試密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爲然矣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旣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產共釜鬻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卽石鏡之陽爲精舍聚六經群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脩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

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爲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爲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爲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蠶起而未嘗正

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于以治心脩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薦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爲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天台陳氏先祠記

卷之十六

十七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爲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彝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爲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爲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爲祠於故址復以褻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爲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崑來京師

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爲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爲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爲之也。人猶不忘之。况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自始遷而祭群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况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

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遊清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爲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善者欲偕予遊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携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群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于土蘚深碧色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

以爲樂久之復循脊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褰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徐疾琮琤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濫耀難正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動容愜意以爲茲遊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厭其勞而不知其爲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

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爲常情所喜乎然人於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爲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此遊也豈不足爲學道之戒也哉同予游者凡八人楊汝器王脩德盧希魯楊文遇章彥璞龔彥佐林嘉猷暨脩德之甥應賢文遇善琴云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劄其字爲養浩既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曰集義以予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

卷之十六

三

不猶古之道乎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不怵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志劄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孰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湮之闕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爲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畔勿使其滙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天下而達于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兼取於人也能自充之而已充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地而無愧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符而况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

不予也。世之所以爲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爲輕重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憚彼哉？故夫卿相之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義氣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爲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釜庾之祿，則以夸于衆，有一命之爵，則喜而以爲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充而義不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室蔽其方寸之心，聞叱咤之聲，則汗出而顏變，頹雖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之君子，其能無忤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爲學，有年矣。其於君子之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充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日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又占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爲養浩輕重哉？

藏用齋記

今之人不如古，豈惟資於天者不足哉？亦急於用而無凝道之功耳。古之君子，質既美矣，其心未以爲美也。又磨之以學，學非徒學也，必務得乎道。道或有得

矣其心未以爲足也又藏之而不暴乎外積之而不計其勞察天下之理旣熟矣復不求用於人試之於鄉黨徵之乎往昔綜核其條理考論其先後德旣成矣一旦出而居乎位故沛然發之而有餘秩然施之而合宜小之化郡國大之佐朝廷功業著乎生民勲績流而長存其藏畜愈久故用之愈章也今之人以恒衆之資恃其偏私之智而不學縱學矣不本乎聖人之道無有得於心而徒竊邪說曲辨以濟其無用之材其材固弗足用也其心不自揣度夸竒逞能謬飾虛言以撼祿位不能致則終身奔走乎道塗旅死

而不顧及乎置諸位叩其詳而怛愧責其效而無所施大焉則亂政小焉則賊民世嘗謂今之人不如古而豈知其學之無道藏之無素之所致哉然若是者非其父師之弛教則自棄其身耳苟學焉未有不至者也浦江之陽有禮義家曰鄭氏有師曰金華太史公公禮義其質也而公又善教故其子弟皆賢而有曰叔器者又賢公嘗以藏用名其齋欲其後於用也叔器魁然有美質好學而近道有可用之材而不自露固異今之所云矣予不敢以今之人望之也故告之以古君子之道在叔器之自取焉或謂藏用乃易

上繫語彼論天地之功用殆非命名意也

適意齋記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瑰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已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居慕義之士以爲何取乎此樹藝樵釣以養生彈琴讀書以養心倘佯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味歌論辨以發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

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癯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夷狄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爲喜戚以區宇寧風俗美爲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焉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黃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適意人以仲昭爲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

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珎，不能知其旨。毛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溫。人之不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非特政教不脩，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往來，相與講說唐虞二代之道，以爲天下慶。蓋必始於此矣。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滅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爲者人事之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緩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不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爲智力乎？昔嘗觀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輝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舊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歎，感

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僭持之。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倍常。歲吾於浦江黃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也。黃氏自宋爲詩書家。嘗有仕者。而不大著然。以積善稱。至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修其業。率二弟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堂。昭其先之積善也。黃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物矣。視於廟。則籩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尚存焉耳。世之貴盛者。粟非不餘於囷。帛非不餘於箴。大馬牛羊。非不餘於家。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汲汲圖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黃氏之賢。而願爲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溟。結廬于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

其族子允中以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予者乎余家赤城之西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氣焉目東而生騰而如鳥廻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如神歛焉而鸞鳳翔彪焉而虎豹蹲彬縕雜襲重敷縮結或變爲五色環湧抱日或隨風騫蕩久而乃沒一朝之間終日之內不知其幾起滅也當其起滅之頃目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况能常見之乎欲常見之且不可况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常有况近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溟其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

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羈纒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已盡而糠覈繼之綺綉去體而踈布不掩者其爲變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知籠力執欲使適意者常存而不失而幸并其身弗守者有矣此非惑耶且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而不能無缺蝕山水之久也而不能無頽涸天地之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爲歷終古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又何况於人之身乎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之人身亦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

速之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而思在我者勝之。故脩而爲道德施而爲事功。發而爲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此。則葆形練神爲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獨徐輩皆是也。二者之爲道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溟之所學者神仙之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東溟允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溟倘以爲然。或能乘霞訪余於赤城之下。尚相與講之。

思孝堂記

卷之十六

三七

肇慶蔡德芳以國子生歸省。二親請名養親之堂。余名之曰思孝。而謂之曰天下之理不待思而得者。至情也。寢者未嘗思。夢而夢生。飲者未嘗思。醉而醉。至不食者不思。飢而飢。遇橫逆者不思。怒而怒。聞鼓鍾管籥者不思。樂而笑。見衰麻踊躄者不思。哀而悲。此皆得於心。不待形於目。觸於中。不待徵於外。雖善謀慮之人。無所措其思。以其根於天性而已。然况於父母。豈待思而孝乎。然吾有假假疑焉。不待思而知情也。久則怠。怠則忘者。情之變也。故曰享太牢者不知太牢之味。飯藜藿則思其美矣。被狐貉者不知狐貉

之温服疏布則思其貴矣人恒在乎親側朝而怡怡暮而舒舒豈知其爲樂哉或去鄉而遠遊違親既久則思生矣見食也則思親之飢遇暑與寒也則思親鬱蒸而慘淒良辰佳日則思持酒而爲壽歲除時易則思親之將老而懼其愈衰於斯時也思之既熟使之養親其有不能孝者乎世之不能養者不思而不知其樂者也德芳居京師二年思親之至不特如余所言而已也今歸而見親舉昔之所思而行之旨甘温軟必躬進焉拜跪獻酬必敬加焉則於孝也可幾矣雖然此思養親之謂也非壽親之道也以百年爲壽者衆人皆然君子知其不足恃也久爲無窮之思使雖終而沒彌久而彌存故修己也則思如古之人事君臨民也則思不愧乎聖賢及乎名立於當時而著乎後世則其孝也大矣德芳好學有美材於前之思不待予言於後之思不必予言然堂爲養親而名非止於德芳而已也故記之以告其後人

思親堂記

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至者其惟乖違患難之後乎朋友至疎者也連業接席閱時月一旦而別去則恍然思况天下至

親之父毋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具慶遐暇無事朝
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
或出使乎遠方或早捐於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
不已於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愜
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爲不得養乎徬徨焉躊躇焉
累乎若無所依歎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足高而海
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富貴利達之榮舉不足慰
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飲食則又執匕而思曰我食
何爲乎吾親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
何不來歸乎我何爲獨處此也却中席而不敢安避

門闕而不敢履凡觸乎目者皆親之思也於乎此吾
孟溫之思親堂所由名者歟孟溫同門友王君子克
之子也孟溫爲童時其父輒棄之而出仕于朝歷南
康清漳二郡入翰林爲待制以壬子之春銜命往諭
雲南至今七年而未復當其自漳召還時嘗過烏傷
溪上省其家撫孟溫頂曰我受國恩義無顧家日爾
善事母以昌大吾宗孟溫謹識之初王君治文學不
事生產故廬庫陋孟溫購木作堂三楹間堂成後二
年而君出使又八年而夫人卒於是孟溫之思蓋有
甚於昔之所云者矣乃顏其堂曰思親著其心之存

且來告曰先生我父友也其何以慰我嗟乎人子之於父母不見而思固其天性也孟緼之思豈有過歟然徒思無益也思之甚而傷乎生則悖於義矣孟緼亦必盡去其無益之思而思立其志乎爾父之志在乎樹功名而獲其文章之存者可見矣孟緼尚思繼其志而學焉他日苟能以功名顯乎世爾毋固不得見矣爾父忽持節而來歸豈不慰孟緼之思哉夫天之於人寓懽忻於悲哀藏長養於摧折孟緼之寢患難亦至矣又安知非昌大之基乎繼吾友之業者予將於孟緼是望予何以慰孟緼在乎慎之而已

求古齋記

卷之十六

三十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

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爲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郟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

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荅問而之道告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

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
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
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
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義氏之建時古於夏
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
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
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
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
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
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
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壽善堂記

天子受命之十有九年四夷既寧宇內祇肅廼下詔
書舉養老之典民年八十九十者富家賜爵有差貧
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絮帛著爲令然必有善爲
鄉閭所推者乃以前令從事窮山遐裔之人莫不稽
首抃慄俯伏內省惟恐弗足稱詔旨當厚恩而台屬
縣寧海侯城里之方兄弟二處士兄年八十有七弟
年八十有三平居以友睦稱於族篤行聞於鄉未嘗
疾言怒色有毫髮之過至是人無賢愚咸謂水可稱

褒顯之意者莫如二處士蒼顏皓髮服古冠裳相與談笑一堂之上亦以晚際盛典爲幸宗族舉酒爲壽有立而言者曰事固有可以智成力得勢取而贊售者矣惟年之修短出於天所不與雖有陶猗之富趙孟之貴不能延其年於湏臾力可以扛九鼎辨可以動萬衆欲使其身無疾痛而不可致豈非由于人者可以幸得而本乎天者非人之所能及乎今二處士各年餘八十可貴也年俱高者或有之而出於一家之兄弟尤可貴也兄弟俱壽者已爲難矣壽而皆有善德純行稱明詔之所褒寵如二處士豈非郡邑

卷之十六

三

之所無求之當世果可多得乎是則非特爲宗族之榮華實可爲聖世之美觀昔之以年稱者如商山之四皓洛之九老壽者雖多然非一姓也兄弟之友睦者若漢之姜氏魏晉之王氏雖賢而未聞其皆有年也今吾二處士獨何以致此其可不知所自乎洪範之陳五福不惟以壽者爲美而必曰攸好德蓋德薄而壽則年不足多有德而夭則澤不及施皆不得謂之福今二處士兼是二美可謂俱全請合壽與善名所居之堂以彰二處士之德以侈聖世尚年嘉善之恩且俾登斯堂而聞二處士之風者相率勉爲敦睦

之行華鄙薄而復忠厚庶其有勸乎衆皆喜曰然俾族曾孫某記其語于壁以示族人子孫于無極是歲九月望日某謹記

卧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取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卿相之位登乎耆艾而擘然常有嬰孺之容視天地猶一室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萬物而萬物莫能與之偕夫是之謂至人而古之所謂神仙者爲近之固不待服食而後壽滅跡人世而

卷之十六

三四

後高雲卧天遊而後不可及也後之人不知神仙可自我而得往往求諸幻怪之說馳騫企慕之意勝而恬澹虛靜之功微自私之心一萌乎中其去道已遠矣何望其能有成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相望吾以爲皆不足以得道而吳季子魯仲連張子房之流高風絕識超乎埃壘之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往來于人間蓋或庶幾焉夫人必有過人之行而後能抗造化以獨立遺事物而未存苟利欲之習未能大異於衆人而獨斬不死於衆人異其不可冀決也縉雲曹先生異時戎馬中嘗慨然志於功名旣而若

有所得悔前所爲及真主出而四海清遂優游大山
邃谷間口不復談榮貴事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
重屋高爽深秀先生笑歌其上以樂其所樂人望之
以爲神仙好事者因名之曰卧雲樓雲非可卧者也
特以壯先生之高致以爲世俗之囂闕汚濁者不足
以况之由衆人而望若卧於雲漢之上而莫能企及
之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爲高哉先生飢而稻渴而
漿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涅
于塵垢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
爲先生之高耶其所造高矣而不自以爲高吾安知
百歲之後不與仲連子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
仙爲曹邪先生名璟字師宗子聞其風于其子閣門
郎養志養志靜而溫慤而文見之者亦可以想見先
生之爲人

心遠軒記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
也不爲斯須之計而詳思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己之
安而汲汲惟生民是圖上而欲續既往之績下而欲
開無窮之傳深憂熟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
之遠者不能也世之人智勝一官才合流俗苟得鑑

銖之利達則憫然自負爲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哉道之不明治之不古非人之心有異也蔽於近使然也予自京師還山南經大梁遇趙君古轍于河南翊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儒也亦同既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爲思窅乎其爲言粹乎不見其與道倍也問請名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之表而獨貴乎宇宙之內者特以是心爲之宰耳人孰無是心也用之得其道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不能擅其高河海不能比其容不善用之則雖有出

萬物之資而終不免與萬物同泯可不知所務乎居高位而處要勢出有車馬而食飫膏粱衆人之所樂也顏子飢餓陋巷不憂其身之賤貧而以舜自望講爲邦之道其用心爲何如而豈同俗淺智之士所能識哉惜夫世之不復見斯人也吾請古轍於千載之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復道心之大全博文稽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爲一息通四海於一體大行則使昆虫草木蒙其利窮居則樂之以終身垂之於簡編豈不誠遠矣哉若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其意固非混乎世俗者所能及予之望古轍則不止

是也

○ 慙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騫太過釣竒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斂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慙人

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慙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爲慙者有矣而慕乎慙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

事誠得蘊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兩年七十餘而以蘊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任重齋記

浦陽鄭君其名枋字爲叔車扁其絃誦之室曰任重

卷之十六

三

而徵余記之余卽其字而告之曰余嘗聞古之車矣其才之美同其治之工同其廣袤崇卑之制又同故閉戶而攻之旣成而行於天下轍跡不爽乎分寸其所任之輕重未嘗大相遠也今則不然有載一鈞者焉有載十鈞者焉等而至於載百鈞者則以爲大車矣其材有美惡也其治有巧拙也其制之庖雜家異而鄉不同或隻其輪或短其輻或不以廂或以人駕牛馬之衡軛而都邑之塗轍跡縱橫如織欲其任重者難矣古之世道德同於上風俗同於下士有不學也學則必法文武周公之道出而施之於任用之於

邦國雖不至於聖賢亦不失其爲君子其所任者固已重也世衰俗降人自爲學家自爲教諸子百氏雜然並出學者倏倏無所於歸詭言異行遍海內而人材始萬殊矣故才止乎一邑行或可乎一鄉或事文墨而不閑籌畧或長於治民而不知大體於是賢人君子始不可多見由其自任者輕故也叔車之材良矣家素以孝義聞治又工矣任重之道則在乎法古之制耳古之制莫善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車以仁義爲輪韋以禮樂爲蓋軫膏之以詩書澤之以忠恕其動如天其靜如地運行

卷之十六

三九

如陰陽周通不窮如鬼神其所任之重者文武周公之道也當其時惟顏曾二子能具其制他如七十子之徒雖其才各殊至於轍迹亦一而已蓋自任之道同也斯世之自任者豈無其人乎權術熾而仁義銷矣驕侈作而禮樂壞矣人非不飾其車徒任其私智曲技而不任乎聖人之道猶虛車也今叔車知以重者自任其賢於人豈不多乎雖然任重未易也不宏其中不足以容不堅其志不足以致是道也曾子嘗事之矣叔車其慎而則之苟未望於聖人之廬亦無幾乎賢者之歸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馳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觀於天人事物之變以養其目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

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鷺飛天而馬行地也其不爲物所動也猶瞽者之於色聾者之於音其無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旅之家蛟龍之蟄深淵玄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天下之事治之已熟故爲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養之既無素居位則病於爲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之者

衆也予求於所知識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
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飢餓室廬僅足以
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爲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
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
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
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幸
於利祿者也若俞君之爲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
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養素齋記

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

卷之十六

四十一

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
題曰養素凡其所爲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
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榱刻桷丹漆黝堊文牕綺疏錦
幃綉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
簷繩樞而甕牖匡床席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
狐袖豹襦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脆淪膚者服食之
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帶飯糗而茹藜粗
糲淡泊僅禦寒飢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
膝屏氣卑聲傾歆詭不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
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

素而已剽雋掠竒粉句飾辭彩雜章施爲祿之資者
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達志文以遠意不求世
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
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
俗熙熙故易爲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僞作風澆
氣薄嬰兒設機弄女婦事遊譴賤胥握文法富室擅
簞朴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
天之明德既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櫻故能酬應
萬化洞照群情主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
也聲色以汨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鉢之浮詐以塗
之闇昧錯穢貶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
也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
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真以全吾
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
同郡宋濂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爲記

守素齋記

天下之事無難易應之於卒然之頃則恒不足發之
於固有之末則每有餘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豈
特其性質之異哉譬之千仞之木萬金之家其生植
蓄積累自歲月而起自毫釐故撓之以疾風迅雷而

不爲之變虐之以衰世惡政而不失其常非若拱把
之材稗販之富之易爲起滅也以之化人善俗則素
有其行以之議大事斷大疑則素有其才以之處乎
窮達得喪禍福死生之際則其道德素有以充乎中
加之於百僚之上顯融之位則其聲聞素有以服乎
人由是而成功名於當世豈不易哉後世之士少之
爲學非壯之所用口之所習非躬之所行平居無事
講切濯磨以治其業旣一反乎古一旦變故出乎其
前愕眙相持斂手而不能救甚而冒利以忘義貪生
以害仁進則不足於爲退則不良於守治道衰而人

才益下非以古學不修故耶國家深病乎此更科舉
學校之法思以振作天下之奇才而用之歷年旣久
而猶有乏人之歎豈特期用太速而養之無素哉而
師儒者與有愧焉漳之龍岩有士曰林先生原亮好
古而邃於學以朝命教授于台莊恪有矩度未幾而
士習爲變先生欲以身率之扁其退休之齋曰守素
以勉學者使知爲學不可無所守自守不可無其素
夫隄防素修則不憂水潦之灾戎器素飭則不憂疆
場之警士君子以其身任當世之重世不我用而才
有所遺則其責在人任之以事而無以應之則其責

在我使世有受其責者則非士之過矣彼或以吾爲足任而吾之素守不能厭天下之望豈非士之辱哉古之聖賢所以孜孜若不及者以德不素具才不素習則不足以佐天地之遺闕開萬世之治平是以劬躬殫智而不敢自逸今以衆人之資而沒溺於流俗之學旁求泛取以爲可應當世之務而無一定可守之成說存乎心不幸出而任人之事幾何其不困且躓乎此先生之所憂而名齋勉學者之意也吾觀乎世之師儒亦多矣以己之昧導人於愚恐人之有知而率之惰媮其去先生豈不遠哉於是齋也可以觀先生之有志可以知吾郡之士將有所成且可以見古道之漸可復也烏可以不書

復齋記

天台洪子宦學於河南不歸其鄉者十餘年祀人聞其德業之著也執經而師之滿門洪子好學不懈名其講學之室曰復齋客見而言曰洪子之復將懷歸而欲復其鄉乎抑亦欲復其天性之善乎夫復貴乎不遠不遠則無悔今洪子之去鄉已遠矣爲日已久矣田園已蕪矣室廬已敝矣昔之相與者已疏少者壯而老者亡雖欲復乎鄉奚從而復之若是則洪子

殆欲復其性矣乎夫性受於天者也雖蔽於私而間於欲義與利之相去非若台與祀之相邈也一念之萌決然舍彼而趨此非若欲行數千里之難也撤其蒙昏而昭昭者存非若去鄉之久而有遺忘也然則復之易莫過於復其性者宜乎洪子以之名其齋也洪子聞之以告方子方子曰子以復其鄉爲果遠而難復其性爲果近而易乎夫舜禹之事功周孔之德業率是性而爲之者也庸衆之蚩蚩儉校之卑卑失是性而不知復者也自衆人至於聖其相去奚啻萬里而豈止若自杞歸故鄉之難哉子欲歸則具舟車載糗糧越旬月則可至矣欲至乎聖夫豈旬月所能及耶洪子矍然曰復性之難若是乎方子曰雖然有一焉復有道得其道則易失其道則難使子欲歸乎鄉而不循當之路則終身不能至循其路而怠且息焉則至也不可必誠能不失其路不懈其力以聖人之說爲車智以辨他岐之惑仁以體萬理之全而勇以行之則於復天地之性也何有古之人有由之者顏子是也克已復禮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間得復之道莫尚焉是以復之初九顏子以之今洪子之爲人信而通愿而文於學顏子有其資矣它日復顏子之復

而復乎故鄉予或倦遊而歸且將問途焉而况杞人乎於是洪子謝曰聞其難也可以厲三氣聞其易也可以果吾志請因以爲吾齋

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之具志於用世者驚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爲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致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歎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

卷之十六

四十六

訓卓然自立於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僭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隘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畎畝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而况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亂濟民之畧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爲樂而無憂天下

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爲奴隸
尚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笑以爲至
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其家
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徃而不安其子孫無
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
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侯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
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
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
要莫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
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
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
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
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爲事而
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
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龐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
父素力於爲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
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存耕軒記

古之仕者將以行道後世之仕者非惟道不足以行
且播惡於衆此仕所以難也三代之時爲公卿大夫

者世其家累數百年而不替豈天獨厚之哉蓋世修其職而善之及物者深遠也自吾有知即考論前代之故事未嘗見有處大位之子孫能守其富貴而不變者蓋思其故造化者之生人猶天地之產物巨木之下禾黍爲之不滋享太盛者衰必隨之此理所必然志慮之士所以避棄榮利而不敢居者恐善不足以及物而不利於後也臨海李君惟正自其少時即以才識見重於當世嘗有官位旣而棄去居金華讀書學以自娛取賀水部語名其室曰存耕或勸之仕不應指存耕以示之吾觀惟正非不能仕者其慮密矣豈世俗所能識乎世俗之吏乘其位而掊取虐斂惟恐不足此其爲身謀則可矣其如子孫何哉彼之志非不知其不善特以天道幽遠不可徵也而爲之而不知卒不能免也惟正棄可必得之位而與細民伍猶宜黍之地休而不畊則已耕必致數倍之穡李氏子孫其有富者乎吾將於是觀報施之道焉

娛靜樓記

台人謂山川環複之地爲奧去寧海西北五十里曰理奧地之尤秀美者也張氏世家其間其土深以腴泉甘而木茂其民敦厚無華力作畏訟以食勞自足

爲常而張氏子孫多習禮好學衣冠有制言語有則不與恒民等故縣言聞家推張氏與余交者元望質而通和而直善士也余因元望益信其家之多賢今年余友郭士淵與余言元望之兄懷濟作樓以據溪山之勝率昆弟講學其上名之曰娛靜願得予記之予因士淵而愈知張氏之賢有所自也天下非無才也而恒病乎不學學者非少也而恒患乎不知道使有才者皆明乎道天下有不足治况於家乎三代以還二者不能相兼謀畧事功者流而爲詐居正蹈義者不良於爲凡以學不知道故也智可以綜萬物之

變而不詭義可以拯生民之危而不伐舍則弛用則張不以貴富動其心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孔明學術不知其所承傳然豪傑之士得于天者固不待聞於人而後知也孔明嘗謂學必本乎靜才必成於學其言得聖賢之意蓋其所至深矣懷濟之有取乎靜豈亦以此乎天地之初事物之始性情之中靜也而未嘗不動也憧憧然出入與日俱至者動也而未嘗不靜也復乎往乎而孰爲之宰乎盈乎縮乎而孰司其始乎是道也吾與懷濟終日由之而不思其故可乎世之慕孔明者衆矣求諸外而不求諸內雖盡孔明

之所能者而學之亦妄而已苟得其內則聖賢可幾矣於孔明乎何有吾邑固多異人焉知無慕孔明者乎懷濟兄弟知所尚皆有長才不在其身將在其所友懷濟其陰試之聞予言而抱膝長嘯者必其人也

觀梅樓記

中國之地南至吳越而盡吳越之東南際海而窮寧海陳君與文所居直海濱因作樓以據高爽臨溟渤暇日登覽以舒憂娛情其自適也已而坐微法謫蜀江上思其故鄉不置蜀人與之遊者多爲賦觀海之詩與文間持以歸屬其所親善者語余曰子居亦並

卷之十六

五

大海知海者宜莫如子請爲記之嗟乎人之與人同也余與與文皆越人又同也然與文之所存吾不能知况無涯之海余何自而知之何從而言之乎雖然由其異者而觀之則人之與我不能以相合由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爲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茫洋瀾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俾大敞古今以爲壽者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槩莊周不能盡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爲學者師吾試與與文觀海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條焉而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貴賤富

貧榮辱禍福之際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浩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爲法則可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蕪容汎受不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減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廓吾之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其摩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恬波怒濤開闔變化之態可以發吾文於其生育濡載之利可以推吾仁是則得於觀海者亦多矣與文之居斯樓也其亦有同焉否乎吾聞蜀人稱與文處憂如平時無幾微見于顏色此其於海也殆有得矣斯可記也若曰燕安之餘爲一室以自快於山阻海滄飲食游觀而恣其般樂嘯傲以逸其身此直庸衆人之事余焉敢爲與文願哉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大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爲聖賢人得其澆駁之餘則爲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有高下懸絕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恒以

靜居之故其爲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人譬以汙噐受水而又動淆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濾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至清則衆人可爲聖賢人亦埋然也今夫靜閒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翛然出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錯向之翛然者則已填穢穢汙化爲泥塵而不自知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絕江沂淮以達于河濟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濾而自

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噐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溪修竹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也軒之處士曰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泉水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閑者衆皆知其爲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爲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乎天者泓渟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爲物所淆包

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意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爲忘年交尚相與講之

菊趣軒記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所得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慕利者之於財竭思慮殫歲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爲趣亦有所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爲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屐支遁之於馬舉世之所尚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爲累蓋人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逸少之於書元凱之於左傳李賀賈島之於詩當其趣之自得以爲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喪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已有以自樂而不資物以爲樂召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體哉縱日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已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于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

之樂者蓋有矣吾嘗於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并其絃而忘之此豈玩於物而待於外者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善用物會稽張公思齊氣清而志美好學有長才少喜淵明之爲人營別業于玉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爲菊趣軒及遇聖天子擢爲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去林壑而處公署之崇嚴覩園林之靚麗無復隱居之遠矣猶揭菊趣之名不變或者疑之予以爲琴而無絃猶不害淵明琴中之趣公苟得菊之趣豈間身之隱顯與菊之有無哉菊之爲物揚英發秀於風霜淒凜之際有類乎盛德之士不爲時俗所變服之可以引年於澤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趣誠有得乎此處富貴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懼御繁劇而不亂推其所得者于政使數千里之民樂生循禮躋乎仁壽之域則公之樂果有出於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內者其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於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故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己之天趣故其用周嘗試登公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談古人之所樂則

夫淵明之趣果屬之公平屬之我乎尚幸有以語我
哉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鎮業琰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戴濟之

黃巖縣學生孫恩光牟汝鈞校對

卷之十六

五五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終

